

调查研究

增强韧性是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关键

□ 卓冀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并作出部署。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态势尚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安全，是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积极应对困难与挑战的重要举措。需充分认识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意义，做好充足准备，既要防止短期的风险，也要避免中长期的风险，切实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竞争力。

高度重视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产业链供应链与全球生产网络深度融合，进出口贸易占全球贸易约12%。通过全面参与全球化分工，我国制造业形成了难以复制的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集群优势和物流网络体系，各类产业链都演化出了独特的竞争优势。观察全球产业分工的态势变化，我国已从制造业装配的“世界工厂”发展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区域性枢纽，是新技术商业化、新产品产业化、新模式扩散化的有力推动者。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产业链形成了上下游交织、供需两侧交错、产学研交融的复杂分工格局，有力提高了全球生产网络的专业化水平和生产效率。与此同时，一旦遭遇公共卫生危机等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主要参与者也会面临严峻挑战。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凸显。在此背景下，我国需高度重视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短期来看，一方面要防范供应链风险。全球生产网络环环相扣，少数关键零部件的缺失或将导致特定产业链的停摆。我国既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国。今年以

来，全球前十大制造业国家接连受到疫情冲击，加上国际运输网络梗阻，全球供应链出现大量断点。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在全球的传播并不同步，全球供应链的不同环节有可能在不同时期出现新的情况和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另一方面要防范需求链风险。疫情对各国供应链的冲击，会通过消费、投资和生产等渠道影响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需求链。特别是因疫情影响，许多国家的工作岗位减少、失业人员增多，这将严重影响全球消费者对非必需品的消费能力。我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扮演着重要的供应商角色，2019年中国出口的商品中有四分之三为中间品和资本品，最终消费品只占四分之一。目前来看，国际生产和投资活动的收缩对我国外需市场产生的影响，在疫情发展后期可能还会超过全球终端消费需求放缓带来的影响，我们同样需要密切跟踪这方面的变化，及早采取有力措施应对。

产业链跨境转移态势值得关注

中长期来看，我们更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还需关注产业链跨境转移的发展态势。

产业在地理维度上的变迁，就是各类要素资源空间重组配置的过程。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向东南亚、南亚跨境转移的趋势较为明显。这是产业链某个环节的转移，并不是成套的产业链转移，在这一趋势下，我国通过中间品和资本品贸易也在不断巩固自身在区域生产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以及此次疫情，影响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按经济规律调整的进程，除了要素成本和分工效率之外，关税成本、出口管制和供应链风险也成为跨国公司进行空间决策的重要考量。现实地看，我国制造业仍保持着较强的产业集群优势。虽然劳动力成本等的变化是全球生产网络调整的重要动力，但在被新技术渗透的生产流程中，其重要性有所下降，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链配套能力、劳动者技能等成为跨国公司进行产业链布局的优先考量指

标。在这些方面，我国的制造业能力仍处于上升通道，这样的产业链集群优势难以被撼动。

特别是在遭受此次疫情冲击时，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表现出了能够维持必要生产和服务的重要能力，并且在短期内就快速恢复到常态化水平，成为维系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重要力量。

还要看到，全球产业链在中长期重构中面临着较大不确定性。以往，一些发达国家鼓励跨国公司回流，更多是出于解决贸易逆差、国内就业、产业空心化等经济因素，但此次疫情防控暴露出各国医疗物资产业的供应风险，迫使各国反思产业链供应链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问题。可以预见，在疫情结束之后，一些具有国家安全战略意义的全球供应链长度会缩短，出现产业链本土化的趋势，这是各国在平衡效率和风险基础上的理性行为，而这一变化涉及的产业规模并不会太大。

需要注意的是，遵循经济规律的全产业链重组是渐进且平稳的，但非经济因素推动的全产业链重组则可能会呈现出快速突变的特征。对此，我们需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充分准备。

切实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当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诸多因素交织影响，可能会使多年来处于扩张状态的全球生产网络趋向区域化、近岸化乃至本土化发展，我国积极应对新情况和新变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在提升稳定性、协同性和控制力上下功夫。

第一，拓展内需市场，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全球购买力份额的相对变化，一直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空间位移的重要动力，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是稳固一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基础。我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优势明显，有能力为各类新产品和新业态提供规模化创新平台。同时，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这些优势是任何跨国公司都难以忽视的。因此，

一是聚焦关系国家安全和重大战略实施的重点领域，推进基础能力攻坚。

应该看到，重大产业基础领域攻坚需系统考虑、主次分明、有序推进。要全面梳理制造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现状，建立健全产业安全评估机制，对重大技术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材料的基础能力和安全风险进行评估；要聚焦关系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国防经济安全的重大技术装备、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和高端工业软件，综合考虑国内外技术差距、产品重要性、外部风险高低，按照轻重缓急、可能性大小，筛选重点“卡脖子”领域和环节进行攻坚；要优先选择进口数量多、基础条件好、断链风险大的智能装备、电子制造装备、重大成套装备、关键基础零部件及材料来推进攻坚，切实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弹性与韧性。

二是搭建链条式创新共同体，优化跨领域协同创新机制。重大产业基础领域攻坚涉及多元主体、多个系统，需构建新型高效的创新组织模式。一方面，加快重构有利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组织模式和治理机制，强化供需互动、整零互动、软硬互动，推广全链条式协同创新路径，打通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工程应用和产业化各环节，形成互融共生、分工合作的创新格局。另一方面，推动源头性基础研究和市场化应用研究深度融合，加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各类企业的创新协作，推动装备、电子、材料、软件等产业联动发展，构建关键技术攻坚和突破的创新共同体。与此同时，还需加快培育一批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管理制度现代化的重大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和平台，突破既有范式，释放新机构新平台的创新活力。

三是有针对性地加强计量标准、计量检测、认证认可等基础设施建设。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是产业基础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可考虑聚焦重大技术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材料，建立、改造、提升一批国家计量基准，完善计量科技基础服务和产业计量测试体系。同时，提升研发

同声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要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意味着在发挥国内市场优势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与各国的分工合作、互利共赢，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

其中，推动产业链现代化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需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一)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产业链是指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时空布局关系而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形态。当今世界，随着产业分工持续深化，国际竞争表面上看是产品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产业链的竞争。产业链现代化是产业现代化内涵的延伸、细化，其实质是用当代科学技术和先进产业组织方式武装、改造传统的产业链，推动产业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使产业链具备高端链接能力、自主可控能力和领先于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水平。

我们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通过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环境相适应的产业体系，特别是要加快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促进产业链升级，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现实地看，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水平还不够高。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我国制造业最大的优势在于产业门类齐全和产业链的完整性，但也要看到，产业大而不强、产业基础不够牢固、传统竞争优势趋于减弱、总体处于中低端水平等问题依然存在，需通过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加快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另一方面，我国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所必需的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尚有一些受制于人，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存在“卡脖子”现象，需进一步突破产业链控制力不强等瓶颈，不断提升和提升产业竞争力。

由此可见，我们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是必然选择。

(二)

推动产业链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较为长期的任务，既要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又要深入研究发展实际，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要以创新驱动为立足点。关键是立足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定位，找准创新的发力点与结合点。需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依托创新链提升价值链、完善资金链，不断运用高新技术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纵深推进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发展生态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全方位、全体系、全区域、全领域推进创新驱动；需坚持市场导向和应用牵引，聚焦关键共享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发挥重大平台作用、企业主体作用、人才支撑作用，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加快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资金链深度融合；需有针对性地加强产业链监测、分析和预警，提高不同行业应对国际国内供应链波动的抗风险能力。

要以补链强链延链为着眼点。我们要强化“链式思维”，同时向“网状思维”转变，立足主导产业，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左右链配套，不断拉长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当务之急是加快产业链补链、强链、延链。需强化补链，加大对区域特色产业产业集群产业链缺失环节的招商力度，加快完善新兴产业链；需实现强链，通过寻求战略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资本等，推进本地特色产业集群“强筋壮骨”，有效提升发展质量；需突出延链，积极推动本地特色产业集群向上下游延伸，实现与现代服务业等的深度融合。当前，补链强链延链要注重量质并举，抢抓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调整的机遇，发挥本地区位、人力资源等优势，积极推动新兴产业布局，以及承接转移。同时，聚焦重点产业、汇聚招商合力、抓好服务落地，引进更多符合国家政策和投资方向、符合经济转型升级需求、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项目。

要以培育龙头企业为发力点。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一个关键抓手就是培育壮大一批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龙头企业、领军企业。只有以龙头企业为核心，进一步增强产业链上下游的系统性、协同性，才能形成“聚而优”的产业链生态。各地各部门需全面梳理支柱产业和骨干企业配套产业链上的弱项缺项，突出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制定重点产业链培育方案，积极培育掌握关键环节核心技术的企业，着力打造好百亿级、千亿级的现代化产业链。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工业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面向新发展格局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 李正军

设计和试验检测能力，加快高水平的虚拟现实设计与试验平台、产品试验检测平台等建设，将关键技术突破、样品规模商用和产业生态培育紧密结合起来，提升检验检测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用户认可度。加强重大基础领域标准化体系建设，完善基础共性标准、关键技术标准与重点行业应用标准，提高标准适用性、先进性、有效性和国际化水平。完善检验检测认证机构资质管理和能力认可制度，提升检验检测认证支撑能力。

四是完善示范推广、首购采购等产品市场化应用政策体系。重大基础领域的攻坚需要良好的市场应用生态。需进一步加强供需对接，突出应用牵引，加快工程化迭代，为重大装备、零部件和材料创新产品提供早期市场和应用场景；充分发挥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和国有企业示范引领作用，支持重大产业基础攻关成果推广应用，打开宝贵的市场空间；积极开展供需对接一条龙应用示范，发挥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以及工程公司、设备成套商的集成作用，组建重大基础产品示范应用联盟；完善有利于首台套示范应用的政策体系，扩大首台套首批次保险补偿支持范围，提升首台套产品供给能力和市场应用水平。

五是加大全球研发创新、资源整合、市场开拓的力度。我国推动重大产业基础能力实现突破，既面临外部挑战的压力，也有国际合作空间。要在重大产业基础领域的研究开发、标准制定、知识产权、推广应用等方面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鼓励跨国公司、国外机构等在我国设立重大装备、零部件及材料研发机构，加强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创新合作，深化与东南亚、中亚、中东、非洲等需求潜在地区的市场合作。支持国内基础领域优势企业通过参与国际并购、参股国外先进企业等方式，整合优质的研发、创新、技术、品牌等资源。坚持国际视野，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接轨国际规则标准，逐步打开国际市场，提高客户认可度。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理论驿站

构筑稳固而强大的产业基础能力

□ 徐建伟

产业基础是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支撑，产业基础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产业的整体素质、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说明构筑形成稳固且强大的产业基础能力，应是未来较为长期的一项重点任务，这既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经济应对外部复杂环境的重要立足点。

产业基础能力不足是突出短板

近年来，随着对产业基础的重视程度增加、支持力度加大，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持续提升，部分基础领域的追赶步伐不断加快。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在许多基础领域还没有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质量和性能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这些都对进一步增强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形成制约。

主要表现为：部分重大技术装备的质量和性能有待提升；核心基础零部件自主可控水平偏低；质量基础设施的服务支撑能力不足；基础材料方面的部分关键领域存在“无材可用、有材不好用、好材不敢用”的现象；国产控制系统在高可靠性、高稳定性、高环境适应性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等。

之所以存在这些短板，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制约。

从工业化路径来看，我们长期对自身基础领域的建设重视不够、投入不足。通过做好技术引进，我国充分释放了后发优势和开放红利，迅速切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快速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和国民经济建设。但是，出口加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带动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重大技术装备等的突破提升，反而形成了“重生产轻技术”“重主

机轻部件”“重引进轻自主”的惯性，导致产业基础不牢、底子不厚，产业自主性和控制力长期偏低，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源头创新供给和支撑不足。

从市场环境来看，我国基础产品推广应用生态不优。基础领域的技术和产品的精确度、稳定性、可靠性等需要在市场应用中不断调整优化，这一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基础产品都是通过不断试错打磨来实现升级的。由于我国基础领域核心技术和产品的应用生态尚不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开发和产业化应用的复杂性高、难度大，一些研发停留在实验室样机阶段，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难以打通。同时，国外基础产品在我国市场占有率高、竞争力强，也导致国内基础领域的技术和产品没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推广应用，因而缺少产品性能提升和迭代升级的机会。

从国际竞争来看，基础领域是我国产业升级的主攻方向，也是发达国家固守竞争优势的核心阵地，全球基础领域竞争日趋激烈。重大基础产品研发投入高、周期长、难度大，一旦形成技术和市场优势，易于构筑壁垒、固守优势。目前，国际上重大关键技术装备、零部件和材料市场大多呈现寡头垄断格局，存在大量专业精深、积淀深厚的标杆领军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这也增加了我国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的难度。

与此同时，产业基础能力提升是个系统性工程，绝非某一环节、某一领域、某一技术突破所能实现的，需要协同攻坚。目前，我国基础领域发展不协调，创新协作和资源整合不足，基础产品协同一体化突破低效乏力，这也对我们基础领域攻坚和突破形成制约。

通过创新机制稳步推进产业基础能力提升

没有强大的产业基础能力作为支撑，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现代产业体系。未来一个时期，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千方百计提升产业基础能力。